

上

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

陳定炎



教科書說陳炯明叛變、背叛孫中山、幸賴蔣介石千里赴難救總理脫險云云，都是鬼話。事實真相絕不如此一面倒。革命元勳陳炯明死後，他的兒子陳定炎窮一生之力，搜集文件，證實孫、蔣的卑鄙。這部年譜，正是翻案的信史。

的卑鄙。這部



9 789575 100599

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

欽佩陳定炎先生（代序）

李敖

明朝的呂坤寫「呻吟語」，這是一部正人君子的教科書。他大聲疾呼：「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正人心之道，對己而言，講究修養，但修養不只是內省式的，而要外延式的，要在外做出功德與好事，才算正果。功德與好事，項目繁多，呂坤認為：「替人辯冤白謗，是人間第一天理。」人間有冤謗不得明，則是非顛倒、正義陵夷，人心又從何得正乎？

我生平不做自了漢，好管閒事、好打抱不平、好掃他人瓦上霜，筆鋒所及，不分大小、不論生死、不管親疏，只要有是非顛倒、正義陵夷之事，我就要「干涉」。這種「干涉」，由於我的博學與鋒利，漸漸匯為巨流。韓愈的詩說：「一經聖人手，議論安敢道？」我卻「一

經李敖手，議論就敢道」。議論之下，足令小人辟易、鼠輩喪膽、大奸巨惡無所遁形，使他們一千人等，生前死後皆不得安寧。

我這種作風，在國民黨當道、妄想一手遮盡天下耳目之時，就反彈得更激烈。「人間第一天理」，在我已是以拆穿國民黨為試金石。我用拆穿國民黨的主力工作，懸為範例，證明給大家看，告訴人們：是非要怎麼正、正義要怎麼扶。在這些範例中，使「人心」震動、使「人心」復活。

拆穿國民黨，要從它的祖師爺折起。一九八七年九月，我出版了「孫中山研究」做為專書的起點。其中有一篇我在一九八五年十月寫的「孫中山蔣介石逼反老同志——替陳炯明翻案」，用史料與證據，替陳炯明「辯冤白謗」。我在文中歷數陳炯明有大功於國民黨，但孫中山卻派小人小子蔣介石去挖牆腳，要把陳炯明利用完畢兔死狗烹，這樣子的無情無義，又焉能不傷「國家之命脈」？

我在文後結尾是：「陳炯明在廣東已無立足之地，他失敗下野，住到香港，這時他四十九歲。」且是被通緝之身。「一九二二年九一八事變後，他發表『敬告國人書』，並去上海，與章炳麟一同北上到天津，與段祺瑞北方軍人共商救國方略。第二年再去天津。在天津時，日本人拉他合作，他說你們先還我東三省，否則沒話說。這是他最後一次在奔走國事，無所成

就，後以母親生病，返回香港。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他死在香港，時年五十七歲。遺囑以五色旗（是中華民國真的國旗，不是國民黨竊國以後的青天白日旗）覆屍，以示不忘中華民國。這時候，他已經窮得交不出房租了，賴在弟弟陳炯光家，張一帆布牀而臥，當然更沒錢買棺材，只好借用他給母親預置的壽材。一年以後，才歸葬惠州。陳炯明一生不貪財不好色，死時一身以外無長物，全家老弱孤苦無依，黃臉婆太太眼睛也瞎了，情殊可憫。一代革命梟雄，就這樣淒涼以去了。」「章炳麟『定威將軍陳君墓誌銘』說：『君自覆兩假政府（岑春煊一個、孫中山一個），有驍名，人莫敢近，卒落魄以死。余獨傷其不幸，以惡名見讎，故平其議而爲之銘。』章炳麟也是革命元勳，也是最後被國民黨『以惡名見讎』的『不幸』人物，他在國民黨迫害之中、在國民黨眾口鑠金裏，仍挺身爲陳炯明說公道話，偉大的知識分子，不當如是乎？」

「孫中山研究」出版後，遠在美國的陳炯明的兒子陳定炎先生看到了，他寫信給我，對當今之世，唯一挺身爲陳炯明公開說公道話的中國人，有以聯繫。從陳定炎先生的信中，我得知這位四十年來，在美國求學就業的工程專家，四十年來，在「工作餘暇」，曾一直孜孜不斷的採集他父親的種種資料，並且編成「十八章，共二千八百多頁，約一百三十萬（英）字」。他希望這些心血，能「俾學者求真考證之用。亦希望對中國民主政治前程，能略有貢獻！」

陳定炎先生真是有心人！他能以非史學專業人員的身分，四十年來，爲真理、爲真相、

爲死去的父親、爲中國民主政治前程，獨力而默默的成此奇功，他真令我們欽佩！

今年汪榮祖教授來台，我特別囑託他去看陳定炎先生，轉告他我們這些史學行家願意一起在爲陳炯明「辯冤白謗」上，多所盡力。十一月十七日，陳定炎先生再來信，提到：「榮祖兄說您可毫無保留地登載任何有事實根據的文章，真令人敬佩！」他寫的這種文章，「若能發表於今日之台灣，實是我所夢想不到的！」

我很高興在「孫中山研究」出版後，能夠萬里契合，與陳定炎先生結此墨緣，使榮祖和我，在這一主題上、在拆穿六十多年來國民黨的一家之言上，能夠發揚光大。爲人如陳定炎先生者，不但爲人間存了第一天理，也爲人子示範了第一孝道。這種孝道裏有理智、有感情、有資料、有大義。舊式的孝道是迂腐的，但新式的孝道卻是鮮活的。陳定炎先生使他父親永遠鮮活在清白裏，我們真的欽佩他！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七日

陳競存先生逝世後在廣東流行的兩首民謠

陳炯明，陳炯明，請孫下野蒙了污名。是非榮辱後世定，可是你的政績留在漳汀，你的功勳留在南寧，你的威嚴留在五羊城（廣州）。禁煙禁賭兩功令，到於今，中國統一了，尚未有人敢來實行！

陳炯明，陳炯明，請孫下野蒙了污名。是非榮辱總無憑，茲有憑者，是你的人格光榮，一錢不名，苦行一生，求知好學是你唯一怡情，愛國重鄉又成了第二天性。你死後有段故事很好聽，遺產稅官傳家人到法庭，她怎麼答？她答道：堂上賢明，有上帝來作證，陳老總只

有遺書一城！

陳競存先生逝世後在廣東流行的兩首民謠

編者序言

陳定炎

本書題名為「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是摘錄有關先父一生言行的中英文原始史料，以「年譜」方式，依照日期次序的安排而編成。所以本書也可以另題名為「我的父親陳炯明先生的言行錄」。

編者在中國完成大學教育後，於四十多年前離國來美深造，曾獲哈佛大學工學博士，於工作餘暇，搜集有關先父言行的中英文史料，共約萬餘頁。並曾與幾位「中國近代史」權威之外籍教授通信討論。遠在一九七〇年初，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C. Martin Wilbur）教授在給編者的一封信中說：

「由於歷史學者深受過度對孫中山個人崇拜影響，他們對陳炯明之評述有欠公允。在我的一篇文章，"Military Separatism and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 1922-1937" in "China in Crisis", edited by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 216，我曾經略微提到你的父親，而他確實沒有得到應有的公平評斷。」

又原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後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的貝馬丁(Martin Bernal)教授，在給編者信中寫到：

「我相信在中國近代史中，他（指先父）是名聲最被歪曲和受侮辱的人。在辛亥革命前，他所做前進的工作，及一九二一到一九一三年他主持廣東政府時代，以及他對『五四運動』的支持，都全然不公正地被一筆抹殺了！」

在一九七七年，編者收到法國巴黎大學的貝嘉(M. C. Bergere)教授的信中提及：

「我專門研究有關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歷史，所以對於你的父親陳炯明將軍——認識極深。我認為在現代的歷史著作中，誠然沒有對他有公正的評斷。……當歷史學者對『中國革命』漸為熟識時，自然會對陳炯明有重新的評價，而且會發現他所貢獻之豐富與新奇(la richesse et l'originalité de son

apport)。」

無可否認的，身為人子的編者，回想在中國二十多年由小學、中學到大學，看到聽到的先父之名，都是與「叛逆」、「叛黨叛國」連在一起，而今反而在外族異域，從幾位世界第一流的英、美、法歷史學者，聽到竟然與過去全部中國「歷史學者」迥然不同的見解。這不僅是給編者個人的欣慰，而且更加強編者對「中國近代史」真「偽」的懷疑，進而想到中國政治前途的基本問題。

先父的前半生致力於「共和革命」(republican revolution)，是推翻滿清帝制，建立「中華民國」的辛亥革命和推翻袁世凱「洪憲」，恢復共和民國的二次革命中，身歷其境的領袖人物之一。先父的後半生倡導「聯省自治」，企圖以政治妥協手段來建立一個西方民主式的聯邦政制(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民主」(democracy)，本無東西南北之別，所謂為西方式者不過指其根源始自希臘羅馬等西方古國而已)。

先父一生的遺憾，不是「革命」尚未成功，而是「建國」尚未成功。一九二二年先父與孫中山決裂後，曾沈痛的對愛國學者(也是革命元勳)章太炎(炳麟)先生說：

「民國塞亂之源，制治之本，非定爲『自治省聯邦制』不可。故聯省政制，炯曾著手運動，不圖

以此賣禍，今竟弄到如此（指與孫中山之決裂），至爲痛心。然爲國努力，無論在位在野，務達此制而後已。」

本書連帶的披露了一部分孫中山在二〇年代與先父有關聯的政治活動之史料，顯示出孫氏是一個不擇手段，不惜賣國禍國，以冀求達到個人做大總統之夢的政治大野心家。他於一九二四年接納了蘇俄在金錢上與軍事上的援助，進而「蘇化」了國民黨；他在廣東建立一個比帝制時代更要凶暴的政府；他親手下令放火屠城（廣州西關），焚斃無辜平民過千人；他採用暴徒手段，以威脅和謀殺來排除異己；他前後與日、德、俄等國簽訂有害國家主權與經濟利益的賣國密約；他行非所言，高唱「三民主義」，藉「國民革命」爲名，行以黨竊國之實。質言之，本書一部分的史料透露出二〇年代的孫中山，與過大半世紀以來受過國民黨「黨化教育」的中國人（包括編者在內）所崇拜的偶像孫中山，儼然兩個人！（其實中國人如果要一個偶像來崇拜，那該是在一九八九年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露過面的自由神像。）一九二五年孫中山逝世，先父曾撰聯輓之。文云：

心知！

「惟英雄能活人殺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與故交曾一戰再戰，公仇私誼，全憑一寸赤

編者對本書有兩個微望。第一個是希望它對先父所負有信心的「青史」能有所貢獻；第二個是希望它對中國的統一問題也能有貢獻。先父在一九二〇年代所著的「中國統一芻議」中，強調「統一」的真意義說：「統一」是立國問題，不是息爭問題；「統一」是永久問題，不是暫時問題。真的意義，是民國「統一」必須建築於「真共和」基礎之上。他又強調「統一」需要的是能運用民主憲法的政治「制度」，不需要的是給一黨一派做宣傳工具的愚民「主義」。對於「地方自治」的必要，他說：

「若事事受成於中央，與中央愈近，則與人民愈遠，不但使人民永遠處於被動之地位，民治未由養成，中央即有爲人民謀幸福之誠意，亦未由實現也。」

我們祈望在未來的中國裏，能夠擺脫那些把史實扭曲掩沒，對政治人物偶像式的盲目崇拜，與促成「人治」政制的傳統封建觀念與行爲，全數徹底地清除殆盡，使在八十年來給兩黨相爭、猶在塗炭糜爛之中的國土上，重建一個「自治省聯邦國」。全國各省（如台灣）、特別行政區（如西藏）、特別市（如香港），正如美國的聯邦州（如夏威夷）、特別市（如紐約市）一樣，有切實的地方自治權。這也就是辛亥革命以來，中國人民所渴望的而未能實現的「五族平等共和」、現代化、「西方民主式」的「真共和」國家啊！

編者序言

六

一九九一年八月陳定炎寫於美國維吉尼亞州定廬

陳競存（炯明）先生的略歷

先生生於一八七八年一月十三日（清光緒三年丁丑十二月十一日巳時），出生於廣東省海豐縣城之高田社祖居。出生之日，父親曦庭恰好接到考中秀才的喜報，因此把先生取名爲「捷」。先生小時入學，用「贊三」爲字，到考中秀才後，才用「炯明」之名，曾字「月樓」。入廣東法政學堂後，改字「競存」，也曾用筆名「陸安」。先生的曾祖父叫「省虞」；曾祖母吳氏。祖父叫「守政」，號「翰香」；祖母鍾氏、葉氏和吳氏。父親叫「暄」，號「曦庭」，是鍾氏所生；母親楊氏。

先生有一個胞姊，後來出嫁於鍾家。另有一弟叫「炯暉」，是在先生一歲時收養來的。先

生不到三歲時，父親曦庭便逝世了。六歲時，祖父翰香亦去世。所以雖然出生於地主書香之家，先生早期的家庭經濟環境卻是非常窮困的。先生二十二歲時和老師的女兒黃雲（娥）女士結婚，夫妻兩人感情融洽，黃女士後先生五年去世，共生了五女三男。女兒叫「寶瑤」、「碧瑤」、「瑞瑤」、「淑瑤」和「媚瑤」；兒子叫「定夏」、「定炎」和「定炳」。先生與愛國學者（也是革命元勳）章太炎（炳麟）先生的交情甚篤，把兩幼子的名字，也取自章氏的名號。一九三三年先生逝世後，章氏爲之手訂「墓誌銘」（附錄二），並題寫先生在廣東惠州西湖紫薇山上的墓碑。

先生幼年時接受中國的傳統教育，二十一歲考中秀才，早富有強烈的革命思想，招集鄉中的青年智識分子，在城外紀念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表忠祠」裏，宣誓結盟。一九〇八年畢業於廣州法政學堂，爲第一屆的最優等生，對西方民主「立憲」的政制，接受到正式的教育。

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一年，獲選爲前清的廣東諮議局議員，積極推進改革地方，如「禁煙」、「禁賭」、「廢除就地正法」、「創辦平民教育」等議案。一九〇九年秘密加入同盟會，以議員身分暗中庇護革命黨人的活動。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參加廣東新軍起義之役；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黃花岡起義，先生擔任選鋒（敢死）隊的隊長之一。事敗，潛逃香